



# 別旅

◎霧立◎

離開了故鄉和自幼生長在一塊兒的朋友，我，來到華岡，來求學問，來體驗成長中的人生……

當你用顫抖的手爲我斟滿這杯酒，我的眼眶滲出一絲不甘離別的淚水；晨露沾濕你我唇際，添了滿懷的愁悵，向晚的秋陽，淡淡的雲絮，在梧桐葉聲中，我意識到，別離的感傷已經籠罩著我們。

午後，小溪畔，追憶幼稚的歡笑，笑聲曾吹在心靈的深處，灑遍牧園的角落。

記得有一次我們齊聲高唱，引得一條又黑又壯的水牛共鳴，它轉過頭來對我們高吭。我們興奮極了，彷彿尋到了知音！知音難遇，除了你我，在我們同窗三年的歲月裏，滑落在我們周圍的不都是陌生的景象？陌生得如同被拋入意識冥靈的世界，令我們拘泥在生命重擔之下！那真是一段漫長的旅途，使我們不得不攜手合作，披荆斬棘，分享勝利的果實，共嚐失敗的痛苦；何等艱辛的旅途啊！我們一同捧著卡夫卡的銘言：一位真正的敵手能灌注你無限的勇氣；向著衆人的價值觀挑戰，即使焦頭爛額，你還不肯承認我們的失敗。直到畢業舞會那天，我們仍因堅持要設計一張紀念卡而遭到大家的奚落，你搖著頭對我說：爲什麼人們都這麼俗？難道除了跳舞時的瘋狂之外，不值得我去驚動的，能在精神上留下一份美好的回憶？難道應驗了哲學家的話：除了偶有的擁擠，不能再奢求什麼？

清早，我就收拾妥行囊，準備和故鄉告別。當然，除了你，除了故鄉秀麗的景色，沒有任

兩張到台北的車票；原來你要一直送我到目的地。

我不停地去思索，嚐試著去描繪我將要到達的新環境！它彷彿很遙遠，遠在生命盡處，又彷彿太近，近到立刻便可與它初晤。我比你幸運，至少新學年我有學校可去，可以憧憬未來的四年，而你又將漂盪在俗世之中。

旅途中，你的關懷、祝福，譜成一曲公式化的樂章。「我們沒有新鮮話可說嗎？」我點燃手上的烟。「這不像平常的你。」

「我祇不過想換換扮演的角色」你回答的十分爽然。「不過，我卻演得很糟。」

「行行重行行。山澗、岬口、鄉愁從車窗外飄過。車內傳出悠揚樂聲，雄壯地奏著希望之歌。

你不知從那兒弄來一本愛默森的詩冊，指著一句短詩，我的目光隨著你的手指落在詩的扉頁：命運急切地把你帶走，也帶走了大部份的我……

你哼著淒清的五百里路；於是我踏著落下的音符步上華岡，你將在歌聲絕轉裡拾撥昔往，背著遙遠的祝福返家鄉。

慢的走近我，雖然脚步仍像往常地安穩，但不難看出你失神的雙眸。

火車進了站，我才發覺你手中握著



## 含笑

凝視着那張滿蘊遐思的照片，他笑着，灑脫的神色，沖淡了他的漠然，而我竭力搜索着他自我的表情，想深究他的真象。從畫像中，我似乎發現了他潛伏的熱流，正散佈着青春的狂動。

那天，是屬於「生之頌」的佳節，他恰好埋下了二十片落葉，而落葉已在泥土裡安息，留不着半點痕跡，唯有一深植於腦海中的，是那飄逝的歲月，正從中激進他的一切，他的血、肉；接受歲月的滋潤而猛長着。而那張畫像的他，所能代表的，該是生命中的陳跡了。

我的潛意識告訴我，他的思維是何等的狂遠不羈，而常帶着「無所爲而爲」的稚氣色彩，因此他時常引燃着若有孩童般談笑風生的火花。但是他也忘不了，他要「動中取靜，靜中取動。」的人生觀，來走完生命的路徑。他已踏過了二十個寒暑，他仍



## 的畫

縹緲的陽明道上，負笈走向落日餘暉中的華岡——帶著未來的幻夢、企盼的心，還有你沈荷的祝福。

上冥然神化的美。我也從深淵中挖掘到，他曾是森林中的羔羊，惶恐、憂鬱着多少往事未來，還有數不清的風雨和摧殘。因此，他懷疑走過的路徑，也徬徨着未來的旅程。可是現在他所孕育的狂流，正在高築着「真我、善我、美我」的堡壘。也正正如他所說的：「畫像中的我，只不過是人生中的一個我而已！」

多少個早晨，他是企求嶄新的我出現，但期望似乎只有在夢中迴轉，因爲每個早晨他都這樣說着：「這並非理想中的真我！一天的光陰，就在他的盼望中消失了，而他却茫然地向旅途的盡端移近了一步。今夜，他又將在這山岡上享受甜夢了，但他仍自許着明朝的新面貌！」

再度摸索着他的畫像，隆起的鼻樑，微張的嘴巴，閃爍的眼神，這一切，烘托出一股心靈呢！

然如別人所印象的——帶着引人歡欣的面孔。還記得，有一天夜晚，他微笑着地說：「他真的很可愛，滿像個蘋果呢！」

縱然有所謂秋夜孤眠的氣魄然而餐風飲露的吉他手，却也睜眸而眠於七絃琴的調子七絃琴的調子這老酒鬼瘋癲的風琴師呀

## 山的

## 懷想

孔——那有如朝暉，而代表着活力的真我、善我、美我！

廣告公司派赴非洲調查皮鞋市場的兩名特派員來信。悲觀者：「這裏根本沒人穿鞋。」樂觀者：「這裏都沒有鞋子穿。」

說，「廿年之後，你們再翻閱這本冊子時，你會說，這個是強尼，現在是法官。這個是蘇；現在是護士；這個是……」就在這個時候，後座傳來微弱的聲音：「這個是老師，已經嗚呼哀哉了。」

一個蘇格蘭人沿著一條窄路走，大衣口袋裡裝著一瓶珍而陳的威士忌。那是一位老友送的禮物，他幾乎等不得到家後打開品嚐。

突然，一輛車子從霧中衝出來，將他撞倒在溝裡。所幸傷勢不重，他爬起來，蹣跚地走著。

忽然，他覺得有東西沿著大腿流下來。於是他大聲的祈禱：「啊，老天，但願流的是血。」

聖詩的僕子 却也不是反覆而多慮地走著雪的落落孤寂而寥然地走著雲的落落

雖然那懷著是春天的溫馨我究竟是多愁的詩人雖然那懷裏是慈母的依眷我底羽衣已千瘡百孔那嗚咽底河 來回的影子已斜了而春事早該很迷濛於古典的凋零了

呵呵 我早該踏響這一地春底泥濘了

## 幽默

老師：「今天有日行一善嗎？」幼童軍：「有的，我們三人幫助一位老太太過街。」

「這小事幹嘛要三人來做過街？」

「她不想過街。」

老師正在和一班小學的學生說明附有照片的同學錄的好處。

「你們看，」她都沒有鞋子穿。」

說，「廿年之後，你們再翻閱這本冊子時，你會說，這個是強尼，現在是法官。這個是蘇；現在是護士；這個是……」就在這個時候，後座傳來微弱的聲音：「這個是老師，已經嗚呼哀哉了。」

## 故事

雖然那懷著是春天的溫馨我究竟是多愁的詩人雖然那懷裏是慈母的依眷我底羽衣已千瘡百孔那嗚咽底河 來回的影子已斜了而春事早該很迷濛於古典的凋零了

呵呵 我早該踏響這一地春底泥濘了